

结构类比

《政治逻辑批判》第一篇（1972-1976）

第四版

A 景观

1

在控制论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财富表现为景观的巨大积累。

2

景观是控制论社会唯一的生产物。它由传递信息的符号构成。因此，符号的生产只能被理解为一个完全服从于这一目的的中间环节。符号只有在同其他符号的有组织整体相对照时，才获得其意义，也就是说，才成为信息的载体；只有到那时，它才取得自己的信息价值。

3

景观是一种超越商品的形态；它产生于这样一种替代：以符号取代使用价值，以信息价值取代交换价值。

4

符号是失去的使用价值的表象。因此，人们曾说，它是“表象的使用价值”。

5

信息就是达到最高抽象程度的交换价值。

B 交换

6

景观本身既不能自行进入市场，也不能彼此自行交换。因此，我们必须把目光转向它们的守护者和引导者，也就是它们的组织者。我们把这些称为“逻辑者”（LOGICIENS）。这些人必须把自己确立为景观运动的组织者；正是在这种运动中，景观作为符号与其他符号的整体发生对照，从而取得信息价值，并实现为景观。

C 信息或流通

7

信息也是一种与其他景观一样的景观，但它具有额外的意义，因为它是所有其他景观的共同中介；正是它使这种对照成为可能，使符号实现为景观。

8

景观的变形——从符号转化为信息，再从信息重新转化为更丰富的符号，因为这些符号已经承载信息，也就是说转化为已经实现的景观——是控制论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

9

景观的流通，或者说对景观的编排，要求一种集中而统一的组织，因为信息与符号交换的复杂性和数量如此之大，如果交换组织没有控制全部交换的实际手段，这一过程便不可能正常进行。

9 bis

因为真正具有结构作用的是流通，而不是别的东西：这是因为流通涉及资格（qualifications）的问题。但是，为了使自身延续下去，流通又必须具有解构作用，因为它必须使景观世界得以丰富，而这要求资格不断发生转化。因此，从一开始它就需要一种在三个层面把它统一起来的逻辑：

它铸造货币（共同信息，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并控制着交流）；

它是意识形态（人若要留在这个世界中就必须接受的世界状态）；

它制定法律（使生产体系的各种运作彼此相容的规范）。

逻辑以分离的方式实现统一，不过是把维持流通这一必要性内部所包含的矛盾物质化：一方面是统一（流通之物的分散），另一方面是集中化（共同价值）。

D 控制论的一般公式

10

景观的流通是控制论的出发点。只有在历史条件使资本能够充分发展并统一，直到资本主义社会出现最初的生产危机之时，它才会出现。景观于是表现为对这些矛盾本身的一种令人满意的解决方式。现代控制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

11

控制论的一般公式是：结构 1 — 景观 — 结构 2。

12

景观流通的唯一目的，是实现一种结构剩余价值。用具体的话说，这意味着组织者获得权力的剩余价值，因为作为其组织形式的结构由此得到丰富。景观就是这种过程的工具。

E 组织力量的起源

13

结构剩余价值并不来自结构本身，甚至也不来自景观，而是来自对那些创造全部社会财富却并不占有它的人的劳动力的剥削：他们生产符号和组织，却被降低为自己生产物——景观——的建造者、观众和受害者（居伊·德波：“一切直接生活过的东西，都已经离我们远去而成为表象。”）。控制论时代的无产阶级是整个历史上被去人性化最深的无产阶级，再也无法设想比这更坏的情形。控制论社会确实是最后一种仍能把人类分裂为两个阶级的社会秩序，因为它把被剥夺者的剥削推进到了最大程度。

F 符号生产与剩余价值生产

14

有一种符号是一切其他符号的起源，那就是生命。这个创造所有符号的符号，是某一社会阶级——无产阶级——唯一拥有的财产；不断购买这一符号，以控制论社会机器中的一个位置作为交换，构成了景观生产的基础。当然，当生命被当作符号来理解时，它就是对生命本身的否定。

15

生命不再为了再生产自身而自我消耗（例如在游戏中、爱情中……）。它不能随意耗散，因为那对于逻辑者而言是不生产的。因此，生命将在结构中否定自身。无产者成为这些结构的要素。正因为如此，控制论社会的生产关系被称为“元素阶级关系”（ELEMENTARIAT）。

16

生命活力的全部时刻（也就是所谓的激情）都这样被还原为劳动力，并与此前已经动员起来的生产力（文化和制造）相叠加；换言之，它们被无产者出售给其传统主人。

17

结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控制论社会的主要活动；景观的流通，是这种剩余价值实现的可见时刻，但流通本身并不创造结构剩余价值。符号剩余价值形成于符号生产部门，来自生产这些符号的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在符号流通部门中，信息随后形成，并赋予符号使其完成成为景观的价值。这个过程本身也生产符号（流通过程并非无人称的：它通过无产阶级越来越深入地参与结构而进行）；同一个无产阶级参与景观，而景观作为其第一次被剥夺的符号，在这里又因其自身失去生活的表象而第二次得到“丰富”。既然人的全部生命活力都是社会价值的源泉，无产阶级就从未停止生产逻辑者能够利用的符号。

G 可变结构与不变结构

18

符号生产部门的组织要求结构的一部分始终投入其中；它代表组织者阶级对其活动所需材料生产部门所行使的权力形式：这就是不变结构（因为它不能依靠自身运动改变其状态）。

19

景观流通领域的组织构成结构的另一部分，它规定在景观变形过程中各种交换应采取的形式和方向；交换这种不间断的运动表现出行动中的权力（由此实现其结构剩余价值）：这就是可变结构。

H 结构剩余价值率

20

结构剩余价值率由下列比率给出：

剩余劳动 / 必要劳动

而其非常精细的新特点在于：

剩余劳动 = 符号生产中的剩余劳动 + 参与景观过程中的剩余劳动。

I 工作日与工资

21

工作日等于整个一天，连睡眠时间也包括在内；控制论者可以说，全体人类都亲密无间地为景观的荣耀而劳动。

22

“日常生活”这一概念，恰恰界定了控制论生产的劳动场所，因为日常生活就是各种生产结构的汇合。劳动力的维持以一种信息作为报酬：资格（qualification）。个人之间的一切交换，无一例外，都受资格政治支配。

23

如今，时间被生产行为无限切分。人永远不再能够完全“属于自己”。现代贫困就是这种剥夺本身（即被剥夺生活的乐趣，也就是自由使用激情的可能性），它有两个极点：无聊（被迫留在劳动场所）与焦虑（就业问题）。

J 结构剩余价值率与总量

24

控制论社会成为劳动与生命的主人，也就是说，它成功地使劳动力和运动中的生命——或者说劳动者本人——服从于自己的法则。知识阶层监督无产者，使其以所要求的强度完成工作并参与景观的实现。这个强度决定其剩余价值率。

25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无产阶级的异化强度达到了最大值，因此，在剩余价值率固定的条件下，剩余价值总量只有在所生产符号的总量增加时才会变化，而这又会导致处于运动中的景观数量增加。

K 符号生产单位

26

由此可以看到，景观总量的增加，只能通过控制生产的等价类别不断增多来实现，也就是通过劳动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来实现。达到极限时，同一个生产行为必须同时在尽可能多的结构中具有生产性。

27

活动的分工被推向最后的极端，以便使结构的丰富达到最大程度。所有社会活动都服从这一铁律，因为对于控制论社会而言，把构成其运动的一切时刻彼此隔离具有绝对的生命意义；只有这样，景观的变形——也就是符号同其他符号整体的对照——才能以最大的强度实现。在这一段时间里，所有分离事物的统一通过一种巨大的共融，仿佛证明了生活幸福的存在。同时也是因为，只要这种隔离出现哪怕最小的裂缝，控制论管理那温柔的面具就会坠落，使所有人感受到一个死亡世界的可怕空虚。

L 控制论积累规律

28

景观的变形是控制论生产方式的神经中枢。结构的积累既是景观变形的结果，也是它的起点，这就是这种生产方式的规律。结构日益丰富的运动，同时也是逻辑者权力日益丰富的运动；这只是该规律的直接结果，因为从这种积累中直接获益的正是统治阶级。无产阶级的存在——它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动力——构成这一规律的根源。景观的运动必须持续不断；然而，它的结果是总体结构不断丰富，从而使运动中的景观体量不断增加。一旦景观运动停滞或停止，由此产生的空白就会引发极其猛烈的爆炸：或者要求景观运动重新开始（结构本身多少已经预见到这一点），或者彻底终结异化的历史。

29

因此，逻辑者的权力自诞生之初就带着自身衰败的悲剧印记。这解释了它为什么不愿用太多暴力去消灭资本主义——它本来就是资本主义的直接女儿——因为在“管理主义”（managing）时代，它那依附于资产阶级的异化活动，从各方面来说都更加舒适。只有在事件逼迫之下，它才从资产阶级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当资本主义运转真正走到尽头、任何对资本主义的控制论式重组都已经不再可行时，它才与无产阶级直接竞争。此时，知识阶层把自己呈现为组织无产阶级意识的阶级，并声称自己独占人类理性，由此完成历史上最后一种可能的分裂：生产资料同其组织之间的分裂（这是加在此前两种分裂之上的第三种分裂——生产资料与生产者之间的分裂，以及生产者与其产品之间的分裂）。“劳动者并不生产自己”（G. 德波）；他并不亲自生产自身生产的组织，而是生产一种独立的力量：生产的组织。

M 结构流通过程

30

结构的流通过程呈现一种循环运动，其中存在三个彼此不同的极点；但把它们作为统一整体来考察时，它们共同产生被称为“控制论生产”的现象。这三个极点是：信息结构、生产结构和景观结构。对景观的分析揭示了三个事实：符号、景观和信息，它们分别对应于上述三种结构。

31

结构的第一个循环是：信息 1 — 景观 2 — 符号 1 — 景观 2 — 信息 2；其中，信息 2 比信息 1 更丰富。这就是信息结构循环的规律，它表明信息结构如何丰富自身（信息结构剩余价值）。例如，这就是景观在居民中的使用以及随后被信息机制重新回收的循环。

32

结构的第二个循环是：符号 1 — 景观 2 — 信息 2 — 景观 3 — 符号 1。这就是生产结构的规律，它表明生产结构如何丰富自身（生产结构剩余价值）。这正是继续生产符号的动力。

33

结构的第三个循环是：景观 2 — 信息 2 — 景观 3 — 符号 2 — 景观 4；其中，景观 4 比景观 3、2、1 更丰富（景观结构剩余价值）。由此产生的结果是：秩序自身的景观不断扩张。

N 流通过程的三种形式

34

这三个循环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通过增加总体结构的三个组成部分中的某一个而参与总体结构的生长，而且它们各自都表现为结构某一组成部分的一种特殊变形。

35

这三个循环同时又彼此不同，因为它们作用于控制论过程中的不同环节，而这些环节彼此不能还原，并要求起源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例如广义而言的大学、城市规划、大众传媒：分别是验证信息、符号和景观的部门）。从整体上看，它们的三重变形实现了组织结构的丰富过程，并相应地实现了逻辑者权力的丰富。

O 流通时间

36

三个循环对应三种时间。对于组织者阶级来说，整个问题就是要保证控制论生产过程的循环运动尽可能迅速、尽可能流畅。而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因为当运动中的总量作线性变化时，流通困难却可能以指数方式增长，因此流通时间也会增加！这就是为什么逻辑者的时间是一种伪循环时间，就像他们的祖先——资产阶级——的时间一样。

P 流通费用

37

降低流通费用的必要性，是不变结构相对于可变结构不断增大的根源。在控制论社会中，流通费用就是流通的组织（而不再是它的价格）。

Q 结构周转

38

总体结构，也就是作为整体的控制论社会，由于其内部的一切循环而进行一种伪周转，奇异地类似于沿斜坡滚落的雪球：它注定要不断增大自己的体积。

R 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

39

结构利润率由结构剩余价值率与结构总量之比给出。

40

在控制论生产方式中，结构剩余价值率是恒定的，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剥削在这里被推进到了极端程度。因此，随着结构总量由于剩余价值而不断增加，利润率将相应下降，并趋近于零。

41

结构利润率下降和加速积累（结构总量增加），只是同一个过程的两种不同表现：二者都表现为处于实现过程中的景观数量的增长。另一方面，积累会加速利润率的下降，因为它意味着组织越来越大规模地集中，从而意味着结构构成越来越高。反过来，利润率下降也会增强组织集中的强度，也就是推动组织转化为更强的组织。

42

此外，只要结构利润率仍是控制论生产的发动机（也就是逻辑者继续其活动的利益所在），而结构的价值增殖又是其目的，那么利润率的下降就会减缓新的组织部门的形成，从而表现为对控制论生产发展的威胁。

43

现在可以看到，对人类的剥削，正因为其目的在于集中某种非人的东西，所以不可能无限延续。必然会到达这样一个点：继续进行受奴役的生产所耗费的结构，将超过它所创造的结构，也就是流通费用高于预期剩余价值。

44

控制论生产方式在组织力量的发展中遇到了一种与组织生产本身无关的界限。这一特殊界限说明了控制论生产方式的狭窄性和必然终结的性质；它表明，这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组织生产方式，而是在其发展的某一阶段，它会同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发生冲突。这一次，它不再有希望在自身内部产生一种新的阶级关系来挽救统治，就像当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失灵时，控制论生产方式曾经挽救了统治一样。逻辑者阶级将是最后一个还能企图统治人类物种的阶级；它的统治是一段悲惨的历史：起初，它甘愿充当资本主义可怜的看门狗；后来，当无产阶级的骚动加速其自身解放时，它又受到一种可怕前景的威胁——过早被消灭，而这反而会使它免于在一段短暂而不确定的绝对权力时期结束时悲剧性地消亡。它总算会有时间向世界展示绝对非人性的丑陋面孔——这是几千年来一直为其到来作准备的面孔：历史上自主性最低、却又最强大的阶级的面孔。现代城市的无产阶级已经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也知道谁是其最危险的敌人；它最好牢牢记住这一点！

（F 节补充：符号生产与剩余价值生产）

17 bis

生产部门与实现部门之间的划分，此前还可以在时间中辨认出来。在控制论时代，它只能在一种多线性的空间中被辨认。过去被这样理解的时间（参见马克思：“剩余价值只来自劳动时间的延长”）其实只是一个一维空间。如今，劳动力所有者必须只在一个确定的空间中出售劳动力，因为如果他把劳动力一次性整体出售，他就把自己本人出售了。正因为如此，他才是一个自由劳动者。

然而，“劳动力所具有的价值与它能够创造的价值，其大小总是不相同”。实现问题中不可化约的部分现在是：始终如此，但既在这里也在别处；再生产过去沿着一个圆周运行，而现在则进入一个球面。结构增长遵循拓扑学规律；拓扑学界定了在各种情况下实现闭合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通过对激情性产品的交换性使用而实现丰富的可能性。

17 ter

即使暂且不谈阶级斗争的种种变形（溢出问题），剩余价值实现的拓扑学可能性所面临的问题，也同商品制度中的问题一样棘手；只要信息的价值还能调节全部交换，情形就是如此。这意味着：流通中的信息总量必须足以实现景观的价值。

(G 节修改：可变结构与不变结构)

18 bis

景观流通领域的组织构成不变结构的另一部分，它规定景观变形过程中交换应采取的形式与方向；交换这种不间断的运动表现出行动中的权力（由此实现其结构剩余价值）。

19

结构中还有另一部分被转化为资格，它在生产过程中反而会改变自身价值。它不仅再生产自己的等价物，而且还生产一个超额，即一种可以变化、可大可小的剩余价值。结构的这一部分不断从恒定数量转化为可变数量。因此，我们把它称为结构的可变部分，或者更简洁地说：可变结构。

1972–1976 唯物主义的黑格尔 (HEGEL MATÉRIALISTE)

H.G.H.